

弘

簡

錄

弘簡錄卷一百二十三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功臣 宋三之十

陳敏

安丙

楊巨源

李好義

張詔

附翼威

趙方

子范

扈再興

孟宗政

子珙

畢再遇

陳敏字元功，贛州石城人。父皓有才武，建炎末以破贛賊李仁功補承信郎。敏身長六尺餘，精騎射，積官至忠靖郎。楊存中薦擢閤門祇候，時閩地多寇，殿司兵往戍，率不習水土，朝命募兵三千以敏爲統制，駐劄漳州。按諸郡要害，凡十有三處，悉分兵扼之。盜發輒獲，累功授右武大夫、封武功縣男。領興州刺史召赴闕，高宗偉其狀貌，魁岸除破敵軍統制。母憂起復，以所部軍

駐太平州會金亮南寇敏隸京湖招討使成閔升馬司統制屯荆漢間嘗說閔曰金人精騎悉在江淮汴必乏守今欲救江淮莫若由陳蔡徑擣大梁潰其腹心不聽從閔還駐廣陵金亮尚未渡淮又說閔邀其歸師復不聽遂移疾歸姑熟孝宗卽位張浚奏敏爲神勁軍統制改督府武鋒軍都統制與李顯忠同渡江敏言盛夏興師非時且金人重兵皆在大梁我客彼主勝負之勢先形矣願少緩期浚不聽令敏屯盱眙顯忠至符離果失律敏移守泗州和議成還守滁陽敏請於朝以滁非受敵之所改戍高郵兼知軍事與金人戰射陽湖焚其舟復追至沛城敗之乾道元年遷宣州觀察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居歲餘抗章言敵情多詐和不足恃今兩淮無備臣久任周廬難効鷹犬乞以故部之兵再戍高郵請更築其城乃落常階除光州觀察

使分武鋒爲四軍。并敏爲都統制。兼知高郵軍事。仍賜築城屯田之費。至則增其舊制。板築高厚。又按故迹起自寶應。作石礎十二所。自是運河通泄無衝突之患。四年有北界人侍旺密款本朝。稱結約山東十二州豪傑起義以復中原。敏言旺欲假國威以行劫耳。事必不成。願勿聽。適旺與屯田統領交。通旺敗金有間。言上知非敏罪名。爲左驍衛上將軍。時議戍守清河口。敏謂宜先脩楚州城池。蓋楚乃南北襟喉。彼此必爭之地。長淮二千餘里。清汴渦潁蔡五道皆通北方。其通南方以入江者。惟一楚州運河。金兵自五河而下。非得運河。無緣渡江。昔周世宗自楚州北神堰鑿老鵝河。通戰艦以入大江。南唐遂失兩淮之地。由此言之。楚州實係要害。願朝廷留意。詔從之。命與州守左祐同城。楚州祐卒。遂移守之。北使每過見其雄堞。堅新。號銀鑄城。

俄坐歸正人二百家逃歸降忠州團練使罷爲福建路總管改江西贛州駐劄仍往福州揀軍還豫章教閱團結江西諸郡人馬久之提舉佑神觀奉朝請旋領蘄州防禦使武鋒軍都統制兼知楚州至光州觀察使以疾卒贈慶遠軍承宣使

冊曰敏乃多猷進言不售及守楚州銀城終就丈夫一得尚能貽後

安丙字子文廣安州人登淳熙進士調大足縣簿秩滿詣闕陳蜀利病十五事言皆剴切外艱服除辟利西安撫司幹辦公事調曲水丞吳挺爲帥知其才邀致之改知新繁內艱服除轉知小溪通判隆慶嘉泰三年郡大水白守張鼎發常平粟振之又鑿石徙溪自是無水患移知大安軍歲旱以家財糴米振饑事聞詔加一秩職旣代挺丙知其必誤國言于宣撫程松陳十可

憂松不省旣而曦奏丙爲隨軍轉運居河池金人攻湫池堡破
天水縣山西河入成州師潰曦不問敵肆掠關外四州如踐虛
邑軍民莫知死所曦密受金人封爵宣言使者欲得四州以和
開禧三年僭號改元建官屬以丙爲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丙
度不能脫徒死無益乃陽與而陰圖之與楊巨源李好義等謀
誅曦語在楊李傳徐景望在利州逐王人擅財賦丙遣弟煥往
約諸將相與拊定及已誅曦景望伏罪軍民無敢譁者丙乃傳
檄諸道按堵如故朝廷初聞曦變莫知所爲亟召知鎮江宇文
紹節問之紹節稱丙非附逆者必能討賊乃密降帛書獎其才
具如能圖曦報國以明本心卽當不次推賞帛書未至已而曦
首露布以聞陳賊所以反及矯制討平便宜賞功狀并獻乘輿
法物及所受金人詔印與所匿庚牌自劾待罪一時上下動色

交慶加端明殿學士中大夫知興州兼安撫使四川宣撫副使
賜詔獎諭恩數視執政金人揭示境上得丙首者與銀絹二萬
匹卽授四州宣撫丙戒飭將士以攻爲守威聲甚著時沿邊關
隘悉爲金毀丙脩西和仇池聚糧積芻使軍民可守成州黑谷
南谷亦皆頓兵距天水十里所創白環堡與西和相爲犄角又
增堡雞頭山守以民卒脩黃牛堡築興趙原屯兵千餘鳳州秋
防原及河池殺金平魚關皆大軍屯聚又於關表廣結義士月
給以糧俾各堡田廬墳墓使可經久好義守西和言四州兵後
民不聊生乞蠲租以惠剝殘丙請于朝從之又以沔州都統司
所置十軍權太重致有尾大不掉之患請分置沔州副都統制
各不相屬以前後左右中五軍隸沔州都統司踏白摧鋒選鋒
策鋒遊奕五軍隸副司詔皆從之寧宗手書賜丙謂金人必再

至當激勵將士戮力赴功侂冑誅復賜金帛細幣進資政殿學士和議成還大散隔牙關丙分遣僚吏經量洋汚興元大安民田別定租稅丞相史彌遠起復丙移書貴以名教所係論者遽之升大學士四川制置大使兼知興元七年三月詔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召入進觀文殿學士知潭州湖廣安撫使至官留意學校請于太常朔大樂御史李安行劾其政尚嚴酷罷授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時董居誼帥蜀大失士心金人乘之破赤丹黃牛堡入武休關直擣梁洋至大安宋師所至輒潰散入巴山紅巾賊又叛殺利州總領楊九鼎代者彌遠黨詣子述退保劔門四川大震詣子述赴行在復起丙爲四川宣撫使許以便宜初至遂寧賊猶負固丙下令諸將合圍絕其樵汲之路檄知果州安癸仲兼節制軍馬名張威李貴

來會癸仲丙子也未幾生擒張福莫簡以獻盡俘餘黨一千三百人皆斬之投保寧軍節度使兼知興元府利東安撫使移治利州卽加癸仲三官除直華文閣主管機宜文字明年進小保賜衣帶鞍馬夏人來乞師併兵攻金丙分遣將士趨秦鞏鳳翔委丁焞節制師次于鞏不克而罷尋以少傅致仕十四年卒輟朝贈少師贈銀絹賜汧州祠額曰英惠理宗賜諡忠定所著有品然集

楊巨源字子淵成都人父信臣客益昌因家焉少側儻有大志善騎射攻書涉獵諸子百家劉光祖薦爲右職總領陳曄舉爲鳳州壘子原倉官領財養士沿邊忠義咸服其才分差魚關糧料院移監興州合江贍軍倉吳曦叛巨源陰結義士有討賊志有遊奕統領張林力能挽兩石弓隊將朱邦寧身長六尺勇力

過人曠皆忌之屢戰有功不加其賞林時在置口邦寧在合江
巨源因深與相結并集忠義人朱福陳以安傅檜未有以發會
安丙爲曉所脇稱疾眉士程夢錫見丙歎曰時事如此何無善
謀者夢錫言及巨源丙欣然屬致之延之卧所相對號哭言目
前兵將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因指天誓曰若賊誅丙
雖死不恨巨源大喜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
了此事時李好義好問亦結李貴楊君玉李坤辰凡數十人坤
辰邀巨源與好義會巨源益大喜曰吾與安長史議以三月六
日邀曉謁廟合勇士刺之好義曰彼出且清道從衛千人事必
難濟惟寒食祭東園可圖巨源然之好義願一見安公爲信巨
源曰吾爲君先容來日僞宮相見令問君先世是已約既定及
期引見丙揖之曰向與尊父同僚楊省幹盛談才略旦夕以職

事相委其謀乃決先是楊君玉屬其鄉人白于申擬作詔文不雅馴巨源更爲之遂以三月乙亥未明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竟入內戶率勇敢七十人斧門以入斬賊首裂尸以狎推丙權四川宣撫使丙奏功以巨源第一詔補承事郎叅贊軍事言于丙曰賊死賊膽已破關外四州要害當乘勢取之丙慮軍無見糧巨源自請隨軍措置於是分遣諸將收復散關及西和成階等州先是樊論誅叛詔書爲侂冑所蔽一字不及巨源既而轉朝奉郎與通判差遣兼四川宣撫司叅議官巨源意不平時趙彥呐以誅祿禧功亦授通判巨源恚曰殺祿禧與殺吳曦等耶因遣親校傅檜恕功于朝而從彭輅乞書遺侂冑輅陽許而陰以白丙希意者因言巨源與其徒米福車彥威謀作亂丙命王喜鞠訊抵二人罪正將陳安復又告巨源結死士欲入闕焚

沔州侯丙出謀害之丙積前疑未發金傳檄言巨源在鳳州遣
檄僞鳳翔都統自稱宣撫副使而以叅議官印印之又與金戰
而敗丙乃密命輅收之以詐稱撫副爲辭械送閬州獄巨源呼
曰我一時用間中心無愧異日必有爲我明其事者惟有妹尚
未嫁宣撫念之舟抵大安龍尾灘遂見殺以自殪歸忠義之士
無不扼腕流涕劍外張伯威爲文以吊其辭悲切政府李壁聞
之驚嘆丙以人情洶洶封章求免楊輔亦謂丙冤殺巨源必名
變乃以劉甲代之成忠郎李珙爲巨源訟冤朝廷亦念其功賜
廟號忠昭實諛閣待制官其二子崔與之請官給其葬加贈直
學士大中大夫嘉熙元年賜諡忠愍子履正終大理卿四川制
置副使

李好義下邳人祖師中建炎間積官忠州團練使父定一興州

中軍統制好義弱冠從軍騎射爲西邊第一討文州蕃部有功
開禧初爲正將數請出兵襲金人曦蓄異謀不納曦既叛好義
自青坊間變亟歸與兄好問對哭謀誅之會曦遣李貴追殺宣
撫程松貴謂朝廷重臣不可殺好義知貴赤心密告所謀因轉
約李彪張淵陳立劉虎張海等好義益結親衛軍黃術趙亮吳
政并妹婿楊君玉各相戒誓死報國救四蜀生靈好義兄弟謀
曰今日人皆可殺曦亦皆可爲曦曦死無威望者鎮撫之恐一
變未息一變復生欲至期立安丙以主事旣而君玉與李坤辰
來坤辰因言丙與巨源之謀好義遂令坤辰合謀巨源以報丙
丙大喜曰非統制李某子乎此人來斷曦右臂矣乃定約舉事
凡七十有四人及士人路良弼王芾亦與焉好義卽夜襲士麾
衆受甲與好古好仁及子姪拜訣于家廟屬妻馬氏曰日出無

耗常自爲計。死生從此決矣。馬氏叱之曰：汝爲朝廷誅賊，何以家爲？我必不辱李家門戶。馬氏母亦曰：行矣，勉之。汝兄弟生爲壯夫，死爲英鬼，好義喜曰：婦人女子尚念朝廷，不愛性命，我輩當如何？衆皆踴躍。小將祿禕亦引十卒來助，各以黃帛爲號。臨行，復誓衆曰：入僞宮，毋妄殺人，掠財物，敢犯者死。時門已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安長史權四川宣撫使，令我誅反賊。敢抗者連三族，護衛千人皆棄挺而走。遂由僞殿東角小門入世美堂，近賊寢室。職聞外，則倉皇而起，露頂徒跣，手捍內戶，貴前爭戶折其紐，職走。貴追及，手執賊髻，舉刃中其頸。職素猛力，撲貴仆地，不能起。好義急呼王換斧，其腰職負，痛縱貴起，遂斬之。引衆擁職首出僞宮，亟馳告內。宣詔軍民拜舞，愜聲動天地，持職首撫定城中，市不改肆。事定，好義請乘時取關外四

州曰西和腹心之地。西和下則三州可不戰而復矣。願得馬步千人。死士二百。齎十日糧。可濟丙從其計。忠義響應。進次獨頭嶺。進士王榮仲兄弟率民兵會合夾擊。金人死者蔽路十戰。至山砦高堡。七日至西和好義率衆攻城。親犯矢石。人人樂死。以少擊衆。爲西和節度完顏欽奔遁。整衆而入。軍民歡呼迎拜。籍府庫以歸于官。卽以爲中軍統制。知西和好州。好義喜誦孟子及左傳以爲終身行此已足。方誅職時。惟少子植留家。賊平。人爭冒功賞。君玉欲注植名。好義指心曰。惟此物不可欺。節度使王喜乃賊大將貪淫狠復。內懷姦邪。誅職之日。不肯拜詔。遣其徒入僞宮掠取姬妾數人。數欲殺好義爲職復讐。丙不能止。以便宜出喜知興州及好義守西和喜遣其死黨劉昌國聽節制。好義與之酬酢歡飲。達旦忽心腹暴痛洞瀉死而昌國遁矣。旣

殮口鼻爪指皆青黑居民莫不寃之事聞贈檢校少保諡忠壯
錄子孫爲官給由以贖其家旣而昌國曰日見好義持刃刺之
驚怖仆地疽發遂死喜嘗出兵於船柵嶺鋒未及交棄軍先遁
金人遂由黑谷長驅入境朝廷慮喜爲變移荆鄂都統制以惡
疾終

張詔與戚俱成州人詔字君卿少隸張俊帳下積功除荆鄂諸
軍都統制守和州嘗被旨聘金有持祐獻二陵像至館中皆效
北戎服詔北向再拜館者問之荅曰詔雖不識其人但龍鳳
之姿天目之表決非北朝祖宗也敢不敬拜孝宗聞而嘉之因
得驟用丘叡奏革世將之忠紹熙五年趙汝愚余端禮奏吳挺
已死起復長子曦知和州不令奔喪除詔成州團練使興州都
統制知州事兼西路安撫司公事副以都統制李仁廣在任甚

得士心六年卒。威字德遠初起行伍爲選鋒軍騎兵帥郭杲言其才勇開禧川兵與金人戰輒捷補本軍將領金人聞其名畏憚之每戰酣則精采愈奮兩眼皆赤時號張鶻服立淨天鶻旗以自表不操他兵有木楫號紫大蟲圓而不刃長六尺揮之掠陣敵皆披靡吳曦誅從李貴復西和州率衆先登敗金人于板橋遂拔之升爲統制威名大振會升天水縣爲軍卽以爲守屢立奇功充利州副都統制父憂服除帶御器械久之調荆鄂都統制襄陽駐劄荆鄂多平川廣野威曰是彼騎兵之利也鐵騎一衝吾步卒技窮矣乃自創戰法名撒星陳分合不常聞鼓則聚聞金則散凡騎兵至則聲金一軍分爲數十簇敵隨而分兵則又鼓而聚之倏忽之間分合數變金人失措然後縱擊之以此輒勝嘉定十二年金分兩道入蜀犯狄池堡又犯白環堡

咸部將石宜董焰連邵之既而又犯成州時興元都統吳政戰死代者李貴亟走武休金人連破之遂陷興元大安利路安撫丁煇亟遣書招咸救蜀又檄忠義總管李好古捍禦值咸弟彪亦任統領好古與彪遇責以背棄逃竹關斬彪咸聞按兵不進煇語僚佐曰政已死貴復敗金人所憚惟咸奈何擅殺其弟致失威心今可無好古不可無咸因其入見斬之再書速威威感激夜半調發鼓行而前破金人于金斗鎮金雖敗未退威頓兵不動潛遣石宜等襲于大安軍又破之俘其將巴土魯大將包長壽聞之宵遁興元叛兵張福莫簡作亂以紅帕蒙首號紅巾隊入利州掠閬與果州薄遂寧權府事程遇孫遁賊遊騎在潼漢界將窺成都安丙檄威東進自劬縣至廣漢提精兵六千盛暑休士三日賊又轉入普州守臣張已之遁賊乃屯茗山威進

兵絕其糧道晝夜迫逐禽福等十七人簡自殺賊平授揚州觀察使丙遣與西夏夾攻金人威謂金人尚彊夏人反覆未可輕動丙不聽卒遣之無功而還丙怒奏罷其兵是歲卒于利州其御軍紀律嚴整兵行常若銜枚卒聞其聲毋與百姓避路買食物則賈倍於市迄無敢喧晚以瞽欲多疾故不薨

趙方字彥直衡山人父棠少從胡宏學慷慨有大志嘗見張浚於督府累以策言兵事浚奇之欲授以官棠不屈命子枋與棠交方遂從枋學淳熙初登進士調蒲圻尉轉大寧監教授勤於訓迪授青陽令告其守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謂名言京湖帥李大性辟知隨州蝗旱相仍霖雨輒應擢提舉京西常平自以賦性過剛事提刑劉光祖以師禮每言見劉公使人更和緩因爲書勤謹和緩四字揭坐隅

以爲戒召爲金部員外郎加直祕閣湖北運判兼知鄂州增脩
三海八置以壯形勢進祕閣脩撰知江陵兼權荆湖制置司知
金將南徙日夜爲備荆門東西有兩山險要築堡其上增戍兵
以遏其衝進右文殿脩撰金樊快明謀歸宋追兵至襄陽方遣
孟宗政扈再興邀以百騎殺千餘人遁去權工部侍郎寶謨閣
待制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陽與子范抗疏主戰陳其不可和者
七金圍棗陽遣宗政再興等援之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聯
聲勢與棗陽守趙觀夾擊敗金人於城外圍遂解申飭諸將各
以部分遏於境上不可使之入而後拒時方麥熟遣兵護民刈
穫清野以俟金將完顏賽不兵號十萬犯隨州棗陽劉世興敗
之于磨子平相持踰年無日不戰諸將表裏合謀許國自南山
進世興李琪出北門會之張威自滾河進再興出南門會之拊

角追擊金人遂潰光化守潘景伯亦設伏敗金人于趙家橋宗政又破之于隨州鴨兒山擒賽不妻弟王醜漢金人遂誅賽不以功遷龍圖閣待制封長沙縣男賜食邑金復命訛可圍棗陽壑其外繞以土城宗政在城中日夜盛戰焚其攻具敵不敢近方計金人空穴而來若持其虛其圍自解乃命同向唐州再興向鄧州子范監軍葵後燬師由光化境出砦于三尖山拔順陽金率衆仰攻大敗東西兩道金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棗陽城堅金頓兵八十餘日方知敵氣已竭召諸將還併東師隸于再興尅期合戰遂敗之懷河又敗之城南宗政出城夾擊殺其衆三萬金人大潰訛可單騎遁獲貲糧器甲不可勝計進煥章開直學士奏乞均官民軍兵廩給自備馬者倍之民兵夏歸以省月給秋復詣屯守禦詔從之方料金人棗陽失志必將竝

攻諸城當先發以制遣國部將耶律均與戰于北陽斃金將李
提控金兵至樊城再興障以待之金人三日不敢動駙馬阿海
犯淮西樞密完顏小驢屯唐州爲後繼方使再興發棗陽兵擊
其西國發桐栢兵擊其東斬小驢圍其城五匝垂下會斬黃繼
陷趣方遣救亟命國保鄂再興援淮西國還鄂保江再興軍至
斬之靈山伺金人歸擊之士豪祝文蔚橫突入陣金人大敗國
遣張寶將兵來會李全等軍亦至金遁潰歸進方顯謨閣直學
士大中大夫權刑部尚書紹定三年得疾進徵猷閣學士京湖
制置大使力疾徭師第其功上之疾革引再興卧內勉以協心
報國二月庚戌有大星隕卒于襄陽贈銀青光祿大夫累贈太
師諡忠肅方自起儒生藩屏一方持軍令嚴禁諸將毋飲酒當
使日可戰淮蜀沿邊屢遭禍而京西一境獨全故其沒也人

皆惜之四子董璣范葵

范字武仲少從父軍中命監唐鄧兵

宗政問金人在斯黃而令攻唐鄧何也范曰兵法善戰者伐謀
輟襄陽之備以救斯黃則唐鄧將蹙吾後且斯黃之寇正銳若
先擣唐鄧以示有餘使應我不暇則吾圍不守而自固寇在斯
黃師日以老然後回師感之可決勝而無後患矣已而果捷於
久長授制置安撫司內機事父憂起直祕閣通判揚州爲軍器
監丞知光州入爲太宗正丞刑部侍郎試將作監權知鎮江進
直徽猷閣知揚州兼淮東安撫副使時欲脩軍政懼劉全王文
信二軍老幼留楊其徒漏泄乃時餽勞二家遣徐晞稷書令挈
家歸楚從之有孫海者衆亦八百併請抽還楚州請朔馬軍三
千招游手強壯并牢城重役人充之又籍民伍爲步兵彭義斌
使統領張士顯見范請合謀討李全范告制使趙善湘曰義斌

威全如山壓卵。然必請而後討。知有朝廷也。莫若移揚州增戍之兵。往盱眙。留四總管兵半。以備金人。餘皆起發。擇一能將統之命。募摘淮西精銳萬人。與會于楚州。出許浦。海舟五十入淮。以斷賊歸路。密約義斌攻之。事無不濟。四總管權位相侔。劉瑄雖能得其歡心。而不能制其死命。如用瑄。須令親履行陣。不可坐籌帷幄。不聽。又上丞相書。若朝廷不欲張皇。則范乃提刑職。在捕盜。但令以本路兵措置楚州鹽賊。當調時青張惠兩軍之半。及其船數百。徑薄楚州。以遏賊路。調夏全范成進之半。據連海而守之。移揚州之戍。以戍盱眙。然後親提精銳雄勝強勇等。就時青于城外。示以形勢。諭以禍福。賊必自降。若猶拒守。則南北軍民雜處。必有內應者。別約義斌撫歸附家屬。以離其黨。不出半月。此賊必亡。雖不調許浦水軍。但得趙葵三千人。亦足矣。

若朝廷憚費則全有豫買軍需錢二十萬在眞州及連楚積聚
多自足用。彌遠報書令諭四總管各享安靖之福。范所遣計議
官聞之曰。但恐禍根轉深耳。各揮涕去。會全且至。范又獻計曰。
撫機不發。事已無及。昔侯景困喪河南。致譚蕭氏全。若不得志
於義斌。復慮四總管應之。歸據舊巢。其謀必急。然威之於喪敗
之餘者。易圖。之以休息之後者。難矧。四總管合謀章露。必難遂
已。若廟筭果定。不欲出教令。但得密賜指授。轉約義斌使從彼
所攻。其必救。則機會在我。而前日之策可用矣。還報。戒范無出
位。專兵范乃爲書以謝曰。今上自一人。下至公卿百執事。又下
至士民軍吏。無不知賊之必反。賊亦見范爲備。畏忌而不敢動。
他日必將指范爲首禍。激變之人。劫朝廷以去。范廟堂始雖未
之信也。苟左右卿大夫皆以爲然。必且曰。何惜一趙范。而不以

紆禍將縛范以授賊爲漢晃錯不難矣諺曰護家之術盜賊所
惡欲望矜憐別與閑慢差遣彌遠得書爲之動心二年春奉祠
三年復知安慶未行改池州兼江東提舉常平彌遠亟訪將材
於葵葵以范對進直敷文閣淮東提刑兼知滁州范曰弟薦兄
不順以母老辭復上書曰淮東之事日異月新然有淮則有江
無淮則長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廣數
千里何從而防哉今或謂異辭厚惠可以啗賊而不知陷彼款
兵之計或謂欲兵退屯可以緩賊而不知成彼深入之謀或以
賊詞乍順乍逆而爲喜懼或以賊兵乍進乍退而爲緩急皆失
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其失有不可勝諱者矣夫有遏
寇之兵有游擊之兵有討賊之兵若實應之逼山陽天長之逼
盱眙須各增兵萬人統以良將賊來則堅壁以挫其鋒不來則

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觀釁伺隙時遣偏師掩其不備以示取賊雖欲深入畏吾搗虛此遏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無儲蓄敵亦無食以養不過分兵鹵掠當量出精兵授以勇校募土豪出奇設伏以勦殺之此游擊之兵也淮揚金陵合肥各聚二三萬人人物必精將校必勇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信能行此半年可以強國一年可以討賊矣賊既不能深入鹵掠復無所獲而又懷見討之恐則必反而求贍於金金無餘力及此則必怨之怒之而吾可以嫁禍於金矣或謂揚州不可屯重兵恐連賊禍是不然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哉今若設寶應天長二屯以扼其衝重二三帥閫以張吾勢賊將不知所攻而敢犯我揚州哉書奏召范稟議令節制防江水步軍池州都統司軍馬紹定元年試

將作監父憂起復知鎮江復值母憂直徽猷閣淮東安撫副使
知揚州又爲書告廟堂請罷調停之議檄沿江制司調王明本
軍駐泰興港以扼泰州下江捷徑檄射陽湖人爲兵屯其半高
郵以制賊後半屯瓜洲以扼賊前速調淮西兵合滁陽六合諸
軍圖救江面乃許刺射陽湖兵二萬就聽節制又遣善洲舊令
日與宗社同休戚者在內惟丞相在外惟制使與范及葵耳賊
若得志此四家必無存理於是討賊之謀遂決賞功權兵部侍
郎江淮制司參議官六年拜工部侍郎兼中書門下檢正公事
端平初議圖中原進工部尚書沿江制置副使移司黃州尋兼
兩淮制置使節制巡邊軍馬進端明殿學士京河關陝宣撫使
知開封府東京留守入洛師潰授范京湖安撫制置使兼知襄
陽范至則倚王旻樊文彬李伯淵黃國弼數人爲腹心邊防一

切廢弛。范失於撫御。王旻等相繼內叛。言者劾降三官落職奉祠。再降兩官。建寧居住。嘉熙三年。叙復官職。與宮觀。四年。知靜江府。卒于家。

扈再興字叔起。淮人有膂力。善機變。起家土豪。每出戰。必被髮肉袒。徒跣。揮雙刃奮呼入陣。人馬辟易。授神勁統制。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制置趙方檄神勁報捷。忠義三軍禦之。金人來自團山。勢如風雨。同孟宗政陳祥分三陣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中出一陣復卻。金逐之。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敵。三百受兵大敗。血肉枕藉山谷間。又犯襄陽。命再興率師赴援。金人聞風夜潰。既而益兵數萬復圍城。相持九十日。再興夜布鐵蒺藜于地。黎明佯遁。敵馳蹙十七八。却走追至十五里岡已而攻城東隅。薄南門北角。復與宗政劉世興各當一面戰數十合。大敗敵。

師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數萬傳城縱之涉濠半渡擊之又令
守壩者佯走金人爭鬪急擊之多墮水中金人初對樓鵝車輦
洞決濠水運土石填城下再與募死士著鐵面具披璠列陳以
待敵計無所施而去棄其輜重滿野大戰于范家莊金敗追至
泊湖禽其僞巡檢亢師禮僞酒監納蘭福昌降其壯丁獲牛馬
甚衆自是無日不戰又破順昌縣奪甲馬三破浙川鎮殺金人
三百追至馬磴砦焚其城柵又敗其護駕騎軍于濠河入鄧州
破高頭城敗步軍五十騎軍五百焚其積聚遂營于高頭進攻
唐州至三家河金騎軍二千步軍七千出城迎戰又敗之死者
十七八追及城下遇金將從義收殘騎三百奔城再與復據門
力戰斬之遂圍唐州分兵焚蕩州境截其歸路砦于久長嚴陳
以待追逐六十里獲其副統軍廣威將軍納達乃斂金兵備饑饉

立人頭埃尋以病卒于世達亦以名將制至都統制

孟宗政字德夫絳州人父林從岳飛至西州襄陽因家焉自幼豪偉有膽略起家土豪常出沒疆場間亦嘗學兵法而暗與之合好賢樂善出於天性有功者怨必賞有罪者親必罰開禧二年金將完顏董犯襄鄆率義士據險邀擊奪其輜重宣撫吳玠奇之補承節郎趙方吳柔勝皆薦其才轉秉義郎京西鈐轄駐劄襄陽與再興陳祥蹀血以戰金兵敗走尋報襄陽圍急宗政午發峴首遲明抵城馳突如神金人駭遁方聞大喜差權襄陽軍初視事一僕犯令立斬之軍民股栗益築隄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金帥資不擁步騎圍城與再興合兵角敵敗之于尚家川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身先士卒厚募壯士乘間突擊伏兵城東金人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再至再北適隨守許國

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夾攻敵大奔潰賜金帶
轉武德郎次年訛可復擁步騎傅城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
人金選精騎二千號弩子手擁雲梯天橋先登陷城穴地道宗
政皆隨計設備禦之列勇士以長槍勁弩搏其衝以長戈脊其
喉自昕至晡死傷踵接梯橋盡燬金人連不得志俄乘順風渡
濠飛脂葦燒戰棚將士血戰凡十五陣殲金兵千餘弩子手十
七八射其都統殪之會王大任領銳卒一千冒重圍轉鬪入城
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買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橫屍徧地奪印
十有六紐訛可棄帳走獲輜重牛馬萬計升武功大夫兼閭門
宣贊舍人重賜金帶制置司以湖陽縣迫敵境檄宗政圖之一
鼓而拔擒其千戶趙興兒燔積聚填營砦俘掠以歸金人自是
不敢來窺襄漢棗陽尋代許國為荆鄂都統制仍知棗陽敵迫

濠而陳廼於西北濠外積水爲澤以限敵騎威行境外中原遺民歸者不可勝數皆發廩以贍朔屋與居籍其勇壯二萬餘人號忠順軍轉右武大夫團練防禦使以病疽卒邊人罷市慟哭子璟珙瑛璋皆任兵官 珙字璞玉屢以功補進勇副尉訛可來攻棗陽珙登城射却之宗政命珙取問道劫金營破砦十八斬首千餘級大獲軍器以歸升下班祇應入謁制置使趙方奇之辟光化尉轉進武校尉授承信郎父憂起復歷成忠忠翊二郎差峽州兵馬都監兼在城巡檢京湖制置司差提督虎翼突騎軍馬又辟京西第五路將權管神勁左右軍統制代江海總父所招忠順軍士分其軍爲三衆乃帖然紹定元年珙白制司朔平堰于棗陽自城至軍西十八里由入壘河經漸水側水旁九阜建通天槽八十三丈溉田十萬頃立十莊三轄使軍民分

屯戍收十五萬石又命忠順軍來自畜馬官給芻粟馬益蕃息
二年升京西第五正將棗陽軍總轄明年差京西兵馬都監母
憂起復京西兵馬鈐轄駐劄棗陽仍總三軍六年元將那顏俛
蓋追金主完顏守緒逼蔡機珙戍鄂討金唐鄧行省武仙仙時
與武天錫及鄧守移刺瑗相犄角欲迎守緒入蜀犯光化鋒剽
甚天錫本鄧農夫乘亂聚衆二十萬爲邊患珙逼其壘一鼓拔
之壯士張子良斬首以獻俘其將士投江陵副都統制賜金帶
制司檄問邊事珙謂金人若向呂堰則八千人不爲少然須木
查騰雲呂堰等砦皆受節制乃可濟已而果犯呂堰珙喜曰吾
計得矣亟命諸軍追擊呂堰進逼大河退逼山險砦軍四合金
人棄輜重走斬獲甲士馬牛橐駝不可勝計瑗遣部曲馬天章
奉書請降盡獻鄧之縣鎮戶口官吏馬步軍迎珙入城瑗伏階

下請死。珙爲易衣冠以賓禮見金順陽令季英亦以縣降。中州安撫張林以州降。珙言于制司歸附之人宜各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爲軍。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使各招其徒固守。且殺敵勢。七月己酉。仙將劉儀領壯士二百降。珙問虛實。儀言仙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馬野沙窩。峭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易圖也。若先破離金砦。則王子山砦亦破。峭山沙窩孤立。三帥成禽矣。珙翼曰。遣兵向離金。盧秀執黑旗帥衆入。金不疑爲宋軍。因分據巷道。大呼縱火。掩殺幾盡。是夜壯士楊貴等擣王子山砦。護帳軍酣寢。王建入帳中。斬金將小元帥首。丙辰出師馬蹬。遣樊文彬攻其前門。成明等邀截西路。一軍圍紇石烈。一軍圍小總帥。砦火燭天。殺僇山積。逸去者復爲成明伏軍所得。凡獲壯士老少萬二千三百。

師還至沙窩西與金人遇。復大捷。是日三戰三克。未幾丁順等又破默候里砦。珙召儀問曰：「此砦旣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爲我招之乎？」儀曰：「晉德與花腰王顯金鎮撫安威，故舊招之必來。」乃遣德行。威見德，叙情好甚歡。介德往見顯，顯卽以書乞降。德復請珙遣劉儀候之。顯軍五千猶未解甲。珙令作棹柁陣入周視良久，乃云：「如素所撫循者，饗以牛酒，皆醉飽歌舞。」珙料武仙必上岫山絕頂窺伺。詰旦，令文彬奪山，駐軍其下，前設伏。後適歸路已而仙果引衆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枕藉厓谷。山爲之頽，殺其將兀沙忒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水河。儀還具言，仙不欲降，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珙曰：「進兵不可緩，夜漏十刻，召文彬等受方略。」明日攻石穴九砦，蓐食啓行。文彬患積雨未霽，珙謂此雪夜擒吳元濟時。

也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九砦俱破仙走追及於
鮎魚砦易服而遁復戰于銀葫蘆山又敗仙與五六騎奔追之
不見降其衆七萬獲甲兵無算還軍襄陽轉脩武郎鄂州江陵
副都統制元遣宣撫王檝約共攻蔡制置使謀於珙請以二萬
人行因命盡護諸將金二萬騎由真陽橫山南來珙鼓行而前
戰敗卻走追至高黃陂斬首千二百級倂盡遺兔花斌沒荷過
山阿悉三人來迎珙與射獵割鮮而飲馳入其帳倂盡喜結爲
兄弟酌馬湏飲之約南北軍毋相犯倂盡遣萬戶張柔帥精兵
五千入城金人鈎二卒以往柔中流矢如蜩珙麾先鋒救之挾
柔以出黎明進逼石橋鈎致生俘郭山戰少却金人突至珙躍
馬入陣斬山以徇軍氣復張殊死戰進逼柴潭俘金人百有二
斬首三百餘級翼日命諸將奪柴潭樓拔之蔡人恃潭爲固外

卽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珙謂麾下曰
伏弩能及遠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洄可立待實
以薪葦遂濟師獲其殿前副點檢溫端棨之城下進逼上門金
驅其老稚熬爲人油砲人不堪其楚端平元年正月辛丑黑氣
壓城上日無光時城中絕糧已三月韓賊敗鼓皆糜煮聽以老
弱互食及斬敗軍全隊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衆珙下令諸軍
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已酉珙帥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
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衆兢登大戰城上降其丞相烏古論栲
栳殺元帥兀林達及偏裨二百開西門招僉盡入守緒見城已
危先取寶玉真小室環以草號泣自經煙焰未絕珙等共分其
骨得金鑑寶玉帶金銀印牌還軍襄陽特授武功郎主管侍衛
馬軍行司公事建康府都統制留屯襄陽前領鎮北軍俄令赴

樞密院稟議授帶御器械兼知光黃二州厚資遣還朝辭上曰卿名將之子忠勤體國破蔡滅金功績昭著問恢復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才以俟機會問和議對曰臣介冑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三年至黃增埤浚湟蒐訪軍實軍民來歸者厚加賑貸又慮兵民雜處因高阜爲齊安鎮淮二砦以居諸軍朔章家山母家山兩堡以居先鋒虎翼飛虎軍俄兼主管安撫司公事節制黃蘄光信陽四郡軍馬元兵攻蘄珙遣兵解其圍又攻襄陽隋守張龜壽荆門守朱楊祖郢守喬士安皆委郡去復州施子仁死之江陵危急詔沿江淮西遣援衆謂無踰珙者乃先遣張順渡江珙以全師繼之元兵分兩路一攻復州一在枝江監利編筏窺江陵珙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遣外弟趙武等進戰珙自往節度破砦二十有四還

民二萬嘉熙元年封隋縣男擢高州刺史忠州團練使兼知江陵京西湖北安撫副使元將成沒解入漢陽境口溫不花入淮甸斬守張可大舒州李士達委郡去光守董堯臣以州降合三郡人馬糧械攻黃守王鑑帥萬文勝戰不利珙入城軍民大喜曰吾父來矣駐城樓指畫戰守卒全其城斬逗留者以徇御筆賞將士賜珙金盃白金珙分賜諸將士皆感泣二年春授寧遠軍承宣使鄂州江陵諸軍都統制置司松滋詔三軍勲勞趣其來上未幾授樞密副都承旨京西湖北路安撫制置副使督視行府參謀官兼知岳州檄江陵節制司擣襄郢是年張俊復郢州賀順復荆門軍十二月壬子劉全戰于冢頭戰于樊城戰于郎神山屢以捷聞三年曹文鏞復信陽軍劉全復樊城遂復襄陽授樞密都承旨改制置使兼知鄂州全遣譚深復光化軍息

蔡降珙命以兵逆之得壯士百餘籍爲忠衛軍初珙收復京
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餉得荆門然後可出奇兵由是
指授方畧發兵深入所至以捷聞珙復奏取襄不難而守爲難
襄樊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精兵十
萬不足分守乃置先鋒軍隸以襄郢歸順人庚寅諜報元兵欲
大舉臨江珙策必道施黔以透湖湘請粟十萬備給軍餉用二
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忠衛舊將晉德自光化來歸珙獎用
之弟瑛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爲夔萬聲援遣千德興增兵守歸
州隘口萬戶谷元兵自隨闕江珙密遣劉全拒敵遣伍思智以
千人屯施州元大將塔海并禿雪帥師入蜀號八十萬珙增置
營砦分布戰艦遣張舉提兵間道抵均州防遏俄元兵度萬州
湖灘施夔震動珙兄璟時爲湖北安撫副使知峽州兼以書謀

備禦珙請于督府帥師西上環調金鐸一軍迎拒于歸州大亞
砦劉義捷于巴東之清平村珙弟璋選精兵二千駐澧州防施
黔路四年進封子條上流備禦宜爲藩籬三層乞剏制置副使
及移關外都統一軍於夔任涪南以下江面之貴爲第一層備
鼎澧爲第二層備辰沅靖桂爲第三層峽州松滋須各屯萬人
舟師隸焉歸州屯三千人鼎澧辰沅靖各五千人郴桂各千人
如是則江西可保又遣楊鼎張謙往辰沅靖三州同守倅曉諭
熟蠻講求思播施黔支徑以圖來上會諜知元兵於襄樊隨信
陽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于郢之順陽乃遣張英出隨在義山
信陽焦進山襲分路撓其勢遣王堅潛兵燒所積材遣張德劉
整分兵入蔡火其積聚拜寧武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兼知燕
州節制歸峽鼎澧州軍馬招集麻城縣巴河安樂磯營公店淮

民數百皆治邊經戰之士號寧武軍令瑋領之進封漢東郡侯
兼京湖安撫制置使回鶻愛里入都魯帥壯士老稚人馬來降
朔飛鶻軍改愛里名艾忠孝釐蜀政之弊爲五條班諸郡縣乃
擇險要立砦柵集流離安耕種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司奉行
之又兼夔路策應屯田大使調夫築堰募農給種由歸峽至漢
口爲屯二十爲庄百七十爲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上其始
末與所減兵食之數降詔獎諭靖州雅林賽良爲亂遣王瑄平
之淳寧二年淮東受兵樞密俾珙應援遣李得帥精兵四千赴
之子之經監軍諜知京兆府也可那延以騎兵三千經商州取
鶻嶺關出房州竹山遣王令屯江陵尋進屯郢劉全屯沙市提
千人自荆門出齎十口糧取道南漳入襄與諸軍合元兵至三
川珙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乏糧請

還怒其棄城使高遠斬首以徇元兵至瀘命重慶分司發兵應
援遣張祥屯涪州拜檢校少保進封漢東郡公珙言京湖有三
憂其一沅之險不如辰靖之險不如沅三州皆當措置而靖尤
急今粒米寸兵無所從出二江防上自秭歸下至壽昌亘二千
里自公安至峽州灘磧凡十餘處隆冬水涸節節當防三今尺
籍數虧既守灘磧又守關隘荆襄國之藩表如其有虞非但失
一郡當傾國爭之若非增兵八萬併力備禦雖韓白復生無所
展巧余玠宣諭四川道過珙言重慶積粟少珙餉以屯田米十
萬石五年御筆以職事脩舉轉行兩官許令回授移鎮江陵既
至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已變爲桑田自城以東直至三汭
無所限隔敵一鳴鞭卽至城外廼脩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
於外漳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于漢三海

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厝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繪圖上之。尋乞歸。不允。初所招鎮北軍。駐襄陽。李虎王晏軍亂。鎮北亦潰。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克伸矣。病遂革。六年九月朔。大星墜于境。聲如雷。越戊午。遂薨。其多大風發屋。所木帝震悼。輟朝。賻銀絹。特贈少保。三贈太師。追封吉國公。諡忠襄。廟曰威愛。生平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與參佐。曲論事。言人人異。徐以片語折衷。衆志皆愜。值襄蜀蕩析。士無所歸。蜀士聚於公安。襄士聚於郢渚。乃作公安南陽兩書院。以沒入田廬隸之。使有所教養。請帝題其榜。賜焉。京襄死節死事之臣。請于朝。建祠岳陽。歲時致祭。賜名閔忠廟。謁客遊士。老校退卒。一以恩意撫接。建鼓旗。臨將吏。面色凜然。無敢滯唾者。退則焚香掃地。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遠貨。

色絕滋味其學達於易六十四卦各繫四句名警心易贊亦通佛學自號無庵居士子之經任策應司都統兼知江陵

畢再遇字德卿兗州人父進從岳飛護衛八陵轉戰江淮間積階至武義大夫再遇以恩補官隸侍行馬司武藝絕人挽弓至二石七斗背挽一石八斗步射二石馬射一石五斗孝字名見大悅賜戰袍金錢開禧用兵招撫郭倪遣與統制陳孝慶取泗州邀新利敢死軍爲前鋒剋口進兵金人聞之閉榷場塞城門再遇計兵以奇勝敵已知吾濟師之日當先一日出其不意乃同孝慶饗士卒激以忠義進薄泗州泗有東西兩城再遇令陳戈旗舟楫如欲攻西城者自以麾下兵從陡山徑趨東城南角先登殺敵金人大潰守城者開北門遁西城猶堅守再遇立大將旗呼曰大宋畢將軍在此爾等中原遺民可速降旋有淮平

知縣縋城乞降於是兩城皆定倪親饗士出御寶刺史牙牌以授力辭不受除環衛官命取徐州行至虹間我師不利統制田俊邁已爲敵擒進次靈壁遇孝慶驛兵鳳凰山將引還說曰兵家勝負不常豈宜遽自挫吾奉招撫命假道於此寧死靈壁北門外不死南門外也會得倪檄令班師再遇曰郭倬李汝翼軍潰賊必追躡吾當自禦之金果以五千餘騎分兩道來再遇令敢死二千人守北門自領兵衝敵陣手揮雙刀絕水追擊殺敵甚衆甲裳盡赤逐北三十里遇金將持雙簡躍馬而前以左刀格其簡右刀斫其脇將墮馬死衆遂遁去諸軍發靈壁再遇獨留未動度行二十餘里乃舉火諸將安行無虞論功第一授達州刺史自武節郎超武功大夫除左驍衛將軍已而倪還維揚復棄泗州命再遇知盱眙軍尋改鎮江中軍副都統制金步騎

弘簡錄卷一百二十四

侍從 宋四之一

張昭

父直

竇儀

父禹鈞

陶穀

扈蒙

聶從義

尹拙

王著

王易簡

趙上交

子暖 邊歸謙

劉濤

楊昭儉

劉熙古

子蒙正

魚崇諒

張澹

高錫

從子

劇可久

蘇曉

趙逢

崔頌

子璘

和峴

弟

賈黃中

李穆

子惟簡

安德裕

張昭本名昭遠字潛夫濮州范縣人祖楚平辟張令調赴長安
因亂不知所終父直自秦抵蜀徒行丐食求十餘年不能得乃
發哀行服隱居不仕青州王師範延置以周易春秋教授學者

時號逍遙先生。昭七歲能誦古樂府詩。甫冠。徧覽九經。盡通其義。處儕類中。緩步闊視。自以馬鄭不若也。後至賢皇。遇程生者。專攻史學。言昭但究經旨。不通今古。率多拘滯。若極談王霸經緯治亂。非史不可。因出班馬范書十餘義商確。後盡得十三史。五七年間。馳騁上下數千百年事。注十代興亡論。遭世方亂。躬耕負米。以給親養。唐莊宗入魏河朔。遊士多自効。昭因至魏。携文數十軸謁興唐尹張憲。憲家富文集。燕語講論經史要事。恨相見之晚。署府推官。從憲留守北京。會莊宗及難。憲部將符彥超合戍兵將應。明宗昭語憲得無奉表勸進。爲自安計乎。憲曰。覩顏求生何而。口見主地下。昭曰。此古人之志。公能行之。死且不朽。相泣而去。憲遂死之。時論重其能成憲之節。或執昭送彥超。超曰。推官正人。無得加害。命爲勝安撫軍民事。寧卽

以爲留守推官加內供奉賜緋何瓚薦其有史材嘗私撰同光
實錄十二卷并藏昭宗朝賜武皇制詔九十餘篇請以所撰送
史館拜爲左補闕史館修撰昭以懿獻二祖及太祖雖不踐阼
補爲紀年錄二十卷又撰莊宗實錄三十卷上之優詔褒美遷
都官員外郎天成四年又上功臣列傳三十卷擢知制誥長興
二年內艱服除改職方員外進中書舍人賜金紫預修明宗實
錄遷禮部侍郎翰林學士晉祖嘗幸內署語及并魏舊事錫賚
頗厚授其父著作佐郎致仕遂卒服闋詔與呂琦崔悅等續成
唐史撰唐朝君臣正論二十五卷唐書成進爵邑拜尚書右丞
漢初加檢校禮部尚書周廣順初改戶部尚書坐子乘陽爲翟
陽主簿抵罪昭自以失教奉表引咎左遷太子賓客世宗以舊
德徙其入謁撰制旨兵法十卷周祖實錄三十卷及後唐閔帝

廢帝漢隱帝實錄又令詳定經典釋文九經文字制科條式嘗
問六經所出并議三禮祭玉時稱該博恭帝卽位封舒國公宋
初拜吏部尚書乾德元年郊祀爲鹵簿使奏復宮闕廟門郊壇
夜警晨嚴之制禮畢進鄭國公與陶穀同掌選時已老穀嘗誣
奏李昉引昭爲證昭氣直免冠抗論穀罔上太祖不懌以本官
致仕改封陳國公會平嶺南劉銀將獻俘莫知其禮特遣近臣
就問其家方臥病口占以授卒年七十九爲人性至孝居喪哀
毀博通羣書兼善天文風角太一卜相兵法釋老之說藏書數
萬卷尤好纂述自唐晉至宋專筆削典章之任有嘉善集五十
卷名臣事迹五卷子乘圖進士及第秉謙至尚書郎

竇儀字可象荊州漁陽人曾祖瑒玉田令祖思恭媽州司馬父
禹鈞從父禹錫皆以詞學名禹鈞唐天祐末起家幽州掾歷沂

鄧同安鄭華宋澶八州支使判官周初爲戶部郎中賜金紫顯
德中遷太常少卿右諫議大夫致仕儀年十五能屬文及長學
問該博風度峻整兄弟五人相繼登晉天福漢乾祐周廣順進
士時號寶氏五龍景延廣節度夔州表儀爲記室歷從事滑陝
孟郾四鎮漢初召爲左補闕禮部員外郎周廣順初知制誥遷
翰林學士禮部侍郎權知貢舉尋以父病乞解官世宗親加慰
撫手封金丹賜之父卒歸葬洛陽終喪除端明殿學士恭帝改
兵部侍郎宋初遷工部尚書兼判大理奉詔同修刑統會翰林
學士王著貶秩上語宰相曰學士非斯人不可然已自翰林遷
端明矣卿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卽日再入翰林爲學士乾德
二年范質等三相並罷命趙普爲平章事上問質等旣罷普勅
執當署陶穀建議今尚書乃南省六官之長當署勅儀曰敕所

陳非承平之制皇弟開封尹同平章事卽宰相之任上是儀言
卽命署勅賜之俄加禮部尚書臺議表首當用左右僕射太常
禮院以東宮三師合爲首儀援典故以僕射爲表首者六而三
師無所據胡議是之初乾德改元帝命宰臣擇前代未有者至
三年平蜀帝見入內宮人鏡背有乾德四年字問廷臣無知者
儀對曰此必蜀物其主嘗有此號帝大喜曰宰相須用讀書人
由是益重儒學周祖初平兗州議誅脇從者儀白馮道范質同
請之皆得全活顯德中太祖嘗克滁州世宗遣儀籍其府庫太
祖復令親吏取藏中絹給麾下儀曰太尉初下城雖傾藏以給
軍誰敢言者今旣著籍乃公物非奉詔不敢與太祖後屢對大
臣稱儀有執守欲相之爲趙普所忌四年秋知貢舉冬卒年五
十三上甚痛惜贈右僕射 儼字望之亦自幼能文晉時倖滑

州從事授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出爲太平軍掌書記內艱服除
拜左拾遺入漢爲史館修撰周廣順初遷右補闕與賈緯王仲
同修晉祖少帝漢祖三廟實錄改主客員外郎知制誥俄除金
部郎中拜中書舍人顯德元年充集賢學士奉使荆南高氏自
唐季以來雖名藩臣車服多僭侈以至司賓賤隸候館小胥皆
盛服髣髴與王人亢禮儼譔以天子在上諸侯當各守法度悉
令去之然後宣達君命父憂服闋復舊官權知貢舉拜翰林學
士判太常寺世宗詔考正雅樂校鐘磬筦簫之數辨清濁上下
之節復舉律呂旋相爲宮之法迄今遵用宋初轉禮部侍郎知
貢舉撰定祀事樂章宗廟謚號議者服其該博年四十二以疾
卒儼負俊才對景覽古皆形謦誦與儀更迭唱和多至三百篇
恒以道義相敦厲性復夷曠好賢樂善優游策府凡十餘年撰

周正樂成一百二十卷藏於史閣有文集七十卷尤善推步星曆逆知吉凶嘗與盧多遜楊徽之言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及也又言儼家昆弟五人皆登進士第可謂極盛然無及輔相者惟侂稍近之亦不久居位卒如其言有子早卒以姪說爲嗣 侂字日章周廣順初補單州軍事判官遷秘書郎宋初歷武寧軍掌書記西京留守天雄歸德軍節度判官開寶六年拜右補闕知宋州嘗作遂命賦以自悼太宗領開封選爲判官推官賈琰爲人矯誕侂不樂之嘗因宴會面叱曰巧言令色獨不愧乎因愕然而罷尋改彰義軍太平興國五年車駕幸大名召見拜比部郎中時議北征侂請休兵牧馬以徐圖之上從其言擢爲樞密直學士賜第一區六年遷左諫議大夫上猶記曩時賁琰直言以爲公正七年拜叅知政事

是秋卒年五十八駕臨哭贈工部尚書侃後至起居郎僖至左補闕子諲諲誥亦登進士諲至都官員外郎勅至秘書丞

陶穀字秀實邠州新平人本姓唐遠祖儉祖彥謙以避石敬瑭嫌名改今姓父渙夔州刺史唐亂爲邠帥楊崇本所害穀隨母柳氏就育其家自幼才俊十餘歲能屬文起家校書郎單州軍事判官嘗以書干漢相李崧奇之和凝亦愛其文奏爲著作佐郎集賢校理改監察御史分司西京遷虞部員外郎知制誥兼掌內外制詞目繁委官多委愜爲當時最性急率嘗與充帥安審信杯酒相失爲所奏時方姑息武臣坐責太常少卿俄拜中書舍人頗工天文曆數遇契丹亂勸令同北數逃匿僧舍陽爲行者嘗語同輩西南五星連珠漢地當有王者出又有字光芒北指莽丹主必不得歸從此當自相魚肉其言皆驗歸漢爲給

事中乾祐中令常叅官轉對穀言五日上章會非舊制百官叙對且異昌言徒免天聰無益時政欲乞停止羣臣有所聞見卽許不時聞奏從之時李崧自契丹北還穀與蘇逢吉謀誘告崧及弟嶼義皆下獄崧族子昉知其謀以告崧歎曰吾何負於陶氏子哉後崧竟遇禍穀與有力人以是訾其爲人仕周爲右散騎常侍世宗遷戶部侍郎從征太原命代魚從諒爲翰林學士上平邊策言江南封疆密邇當用師剋取世宗忻然聽納遷兵部侍郎學士承旨恭帝將禪位宰相范質等奉宋祖請崇元殿行禪代禮百官班定猶未有詔穀時在旁曰已成矣乃出詣袖中其詞曰天生蒸民樹之司牧二帝推公而禪位三王乘時而革命其極一也予末小子遭家不造人心已去天命有歸咨爾歸德軍節度使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稟上聖之姿有神武之畧

佐我高祖格于皇天逮事世宗功存納麓東征西怨厥績懋焉
天地鬼神享于有德謳歌獄訟歸于至仁應天順人法堯禪舜
如釋重負予其作賓嗚呼欽哉祇畏天命改周顯德七年爲建
隆元年轉禮部尚書承旨如故然太祖心甚憚之時寶儀有公
望慮其軋已嘗附趙普與共排儀乾德二年判吏部銓兼知貢
舉上以普獨相欲置副而難其名問於穀曰下宰相一等有何
官封曰唐有叅知政事乃以薛居正呂餘慶爲之再爲南郊禮
儀使法物制度多所裁定時范質爲大禮使以鹵簿清游隊有
甲騎具裝莫知其制以問於穀穀曰梁貞明丁丑歲河南尹張
全義獻人甲三百副馬具裝二百副其人甲以布爲裏黃絁表
之青綠畫爲甲文紅錦綠青絁爲下帶絳韋爲絡金銅玦長短
至膝前膺爲人面二目背連膺經以紅錦腰蛇馬具裝蓋尋常

馬甲但加珂拂於前膺及後鞦爾莊宗入洛悉焚毀質命有司如其說造以給用又乘輿大輦久亡其制穀創意造之後承用焉明德門成詔爲之記後累加刑戶二部尚書卒年六十八贈右僕射爲人強記嗜學博通經史諸子佛老咸所總覽多書法書名畫善隸書兼以雋辯宏博大言滑稽然奔競務進能先意所在以獻諛取合人主事無大小必稱美頌贊之至於紫芝白兔之類皆爲頌以獻加以傾儉見後學文采者必極言以譽之聞達官有間望者則巧詆以排之其多忌妒名類此初度太祖須其禪文必有意大用常曰吾頭顱骨相非常法當戴貂蟬冠時人哂之子戡乾德中考試合格補殿中省人有發其不通書史下吏案問責及試官併奪數俸卽至起居舍人孫賓天禧四年錄試校書郎

尾蒙字日用從弟。載見五代記。曾祖洋。涿州別駕。祖智。周處龍軍節度推官。父曾。內園使。蒙少能文。晉天福進士。入漢爲鄆縣簿。郭從義討趙思綰。命郡縣吏皆戎服見。獨蒙衣冠褰博。舉止舒緩。從義訝之。運使李穀言。蒙文學名流。遂不之問。周廣順中。趙暉辟掌書記。召爲右拾遺直史館。知制誥。宋初。由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坐請託黜爲左贊善大夫。還左補闕。掌大名市征。建隆六年。復知制誥。充史館修撰。開寶中。與李穆等同修五代史。詳定古今本草。連知貢舉。上書言。昔唐文宗每召大臣論事。必命起居郎及舍人執筆立於殿側。以紀時政。故文宗實錄。前爲詳備。至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樞密學士等輪修日曆。送史官。本朝每季雖有內殿日曆。密院錄送史館。然不過臣下對見辭謝而已。帝王言動。莫得而書。緣時制以漏泄爲虞。昧於宣播。史

官疏遠何由與聞望自今凡有裁制之官優恤之言發自宸衷可書簡策者並委宰臣叅政每月輪知抄錄以備史官撰集從之卽命盧多遜典其事九年正月受朝乾元殿降王在列聲名大備蒙撰上聖功頌述太祖受禪及平一天下之功其詞誇麗有詔褒美爲多遜所惡出知江陵太宗召拜中書舍人復翰林學士與李昉同修太祖實錄從征太原還轉戶部侍郎學士永旨雍熙三年被疾以工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二贈右僕射爲人性沉厚不言人是非好釋典不喜殺自張昭寶儀後典章儀注皆所刊定然南郊定議復以宜祖配天爲識者所非素有笑疾雖上不自禁所著有鰲山集一十卷

聶從義洛陽人少舉三禮漢乾祐中官禮記博士校定公羊春秋列於國學周顯德中遷司業兼太常博士世宗以郊廟祭器

有司承襲年久無所規式命檢討模畫以聞又詔參定郊廟祭
玉與統領學士竇儼取三禮圖再加考正討尋故實刊正疑訛
宋建隆三年上之太祖嘉覽賜詔獎勵仍令詹事尹拙集儒學
更同叅議賜紫袍犀帶銀器綰帛抽多所駁正從義復引經釋
之悉以下尚書寶儀裁定因而增損列於注釋分爲十五卷以
聞詔頒行之復陳祭玉鼎釜異同之說言周顯德中與田敏等
按周官玉人之職及阮謀鄭玄舊圖載其制度稱祭天蒼璧九
寸圓好祭地黃琮八寸無好圭璋琥並長九寸詔中書省集議
尚書張昭等以爲違經立異所列畫圖妄意穿鑿多不見用卒
後三禮圖始行於世并所圖畫列於國子監講堂之壁自爲學
官兼掌禮二十年世頗推其該博尹拙潁州汝陰人梁貞明
年舉三史補下邑主簿攝本鎮巡官後唐長興中召爲著作佐

郎直史館晉天福四年爲右補闕與張昭呂琦等同修唐史改
余部員外郎賜金紫漢初爲司馬郎中弘文館直學士周廣順
初遷庫部兼太常博士顯德初拜國子祭酒通判太常禮院復
與昭同修唐應順清泰及周祖實錄又同詳定經典釋文丁憂
免宋初檢校工部尚書太子詹事歷判太府大理二寺遷秘書
監乾德六年致仕爲人性純謹博通經史周世宗北征命學士
爲文祭白馬祠不知所出遂訪於拙爲舉郡國祠白馬者以十
數當時伏其該博開寶四年卒年八十一子季通國子博士

田敏淄州鄒平人通春秋之學梁貞明中登科調本州主簿改
四門博士後唐天成初轉屯田員外郎兼太常博士與太常卿
劉岳博士段頤路航李居浣陳觀等刪定唐鄭餘慶書儀又與
馬錫等同校九經改戶部員外郎賜金紫晉天福四年由國子

司業遷祭酒尋兼戶部侍郎充弘文館學士漢乾祐中拜尚書右丞周祖親郊權太常卿世宗拜檢校左僕射加司空請老優詔不允遷工部尚書太子少保致仕開寶四年卒年九十二生平篤於經學詳明禮樂博涉典故爲儒學文宗嘗使湖南以印本經書遣高從誨謝曰但能識孝經耳敏曰讀書何必多如諸侯章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其言至要切中當時之病從誨大慚然敏好穿鑿所校九經頗以獨見自任世頗非之子章至殿中丞

王著字成象單父人少有俊才性豁達無城府善屬文登漢乾祐進士周祖鎮大名世宗侍行聞其名召置門下因得謁見及鎮澶州辟觀察支使卽位拜度支員外郎充翰林學士家艱起復恭帝嗣位加金部郎中知制誥賜金紫世宗靈駕赴慶陵符

后從行公務悉資於著以幕府舊僚尤被眷遇朱初拜中書舍人建隆二年知貢舉時亳州獻紫芝鄆州獲白兔隴州進黃鸝鵠著皆獻頌因寓規諫太祖甚嘉之常直宿禁中被酒散髮扣滋德殿門太祖怒黜爲比部員外郎乾德初改兵部郎復知制誥數月加史館修撰判館事三年轉戶部郎中復爲翰林學士再知貢舉卒年四十二生平好與人交嘗延譽後進當世士大夫多稱之

王易簡字國寶京兆萬年人曾祖肅唐劍州祖遠連州父貫唐州俱刺史易簡少好學工詩既長介特寡合梁乾化中舉進士拔解明年擢第復辟華帥李保衡從事踰年尹皓代保衡易簡仍在幕府會朱友謙叛城中危懼咸請築月城以自固皓恃勇不聽易簡固請乃許版築始畢外城果壞軍民賴之已而罷歸

久之召爲著作郎改右拾遺上書忤旨出爲鄧州節度推官後
唐伐蜀辟爲巡官改都督府記室參軍明宗時周帥羅周恭辟
掌書記府罷退居華陰秦王從榮素重之語宰相馮道李愚稱
其有才豈宜居外召爲祠部員外郎改水部郎中知制誥拜中
書舍人晉初賜金紫判弘文館史館事晉祖爲治務求速效易
簡上漸治論以諷詔書褒答以論付史館兼知內制拜御史中
丞歷尚書左右丞吏部侍郎嘗上言選門格勅條件具存藩府
官僚習熟者少凡給文解未曉規程以致選人請都親求解樣
往來政涉乞自今委南曹詳定解樣兼錄長定格下諸州板置
州院門每取解時準條式遵行從之晉祖在大梁臺省湫隘易
簡奏舉故事一歲得免省錢二百萬緡治造器物號爲舉職周
朝諱簡止名易廣順初遷禮部尚書是冬合三銓爲一令易權

判俄改刑部尚書周祖郊命判兵部又命爲上冊寶四廟副使
周祖晏駕爲山陵副使顯德四年以太子少保致仕宋初召加
少傅所居華陰構一鳴堂二品樓優游自適建隆四年卒年七
十九子景讓進士及第至尚書郎

趙上交范陽人本名遠以字稱祖光鄴鄆州錄事參軍父簡章
涿州司馬上交色黑身長美風儀善談論負才任氣爲鄉里所
推南遊洛陽爲中官馬紹宏北面轉運制置判官遷殿中丞秦
王從榮復喪虞部員外郎充六軍諸衛推官累遷司封郎中嘗
諫從榮以恭世子戾太子爲戒怒而出之歷涇秦鎮州節度判
官從榮後果及禍僚屬皆斥由是知名晉初召爲左司郎中度
支判官歷右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知內外制遷刑部侍郎奏言
長興中詔書凡州縣官詳讞刑獄昭雪人命者不限歲月赴選

許令超資注官仍賜章服然未該及內外職司乞自今但能雪
活冤獄不限中外官並加旌賞俟考滿詣刑部投狀從之俄遷
戶部侍郎拜御史中丞彈舉無所阿避弊丹立許王從益爲帝
權主中國以上交爲右丞相弊丹去上交請去僞號仍稱許王
俄遣馳表獻欵於漢祖授禮部尚書太僕卿遷秘書監周祖監
國命副太師馮道迎湘陰公於徐州廣順初拜禮部侍郎會將
試貢士申明條制頗爲精密始復糊名考校擢扈載甲科取梁
周翰董淳時稱得士轉戶部明年再知舉拒樞密王峻所薦童
子峻怒奏其選士失實改太子詹事顯德初遷賓客拜吏部侍
郎多請告不朝世宗怒免其官宋初起爲右丞建隆二年卒年
六十七蒞官以幹密聞時稱有公輔器雅好吟詠有集二十卷
張昭爲序子曦字可畏七歲喪母過哀十二能屬文廕補千

牛備身歷祕書省著作郎殿中丞卒年二十六有集十卷太宗嘗取以入內

邊緒諱字安正薊人檀州刺史退思之子以儒學名晉祖鎮太原召置門下表爲河東節度推官試祕書郎大理評事天福初拜監察御史禮部員外郎遷水部郎中賜金紫轉比部知制誥歷右諫議大夫給事中至右散騎常侍漢初爲禮刑二部侍郎奏史弘肇等怙權專殺告訐成風。構害善良。有傷風化。請明行條制。禁遏誣罔。凡顯有被論。具陳姓名。其匿名書。并風聞事。並望止絕。論者韙之。周廣順初復還兵戶二部。世宗聞其亮直。擢尚書右丞樞密直學士。轉左丞。特命爲御史中丞。歸譙性剛介。號廉直。言多忤物。宋初遷刑部尚書。建隆三年復轉戶部尚書。致仕。乾德二年卒。年五十七。子定雍熙二年進士及第。

劉濤字德潤彭城人後唐天成進士釋褐鳳翔掌書記拜右拾遺賜緋太常丞史在德上章詞理鄙俗仍犯廟諱濤上言請正其罪時議是之尋出爲山南東道節度判官召授左補闕遷起居舍人晉天福初改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轉工部郎中賜金紫歷度支職方二郎中掌左藏庫時少帝奢侈常以銀易金廣其器皿判三司李崧令上庫金之數以元簿較之少數千鎰崧令有司劾濤事迫以情告樞密桑維翰乃得罰俸一月漢初蘇禹珪薦爲中書舍人周廣順中坐令子監察御史項代草誥命左遷少府少監分司西京項亦貶復州司戶顯德初就改太常少卿俄拜右諫議大夫四年再知貢舉會樞密王朴嘗薦劉諧於濤不納朴銜之飛章言濤取士不精世宗命學士李昉覆試出者七人實授太子右贊善大夫恭帝遷右詹事與宰相范質

不協退居洛陽之清化里杜門以書史自娛太宗素知其履行
開寶二年召赴闕以老病求退授秘書監致仕卒年七十二濟
性剛毅不撓善於知人濟泰初力薦薛居正於中書舍人盧導
以爲文章器業必至公輔導受詔主文取之果後作相頊子晟
晟子訥譚並進士及第晟至屯田員外郎訥殿中侍御史

楊昭儉字仲寶長安人曾祖嗣復祖授俱仕唐父景梁左諫議
昭儉少敏俊後唐長興進士解褐成德軍節度推官歷鎮魏掌
書記左拾遺直史館與張昭等同修明宗實錄書成遷殿中侍
御史晉天福初轉禮部員外郎副馮道爲契丹冊禮使加虞部
郎中俄知制誥又爲荆南高從誨生辰使賜金紫還拜中書舍
人遷翰林學士會請告不赴晉祖喪爲有司所糾停官未幾起
爲河南少尹改秘書少監尋復中書舍人周世宗愛其才復除

翰林學士歲餘改御史中丞多振舉臺憲故事入宋爲太子詹事開寶六年日疾求退以二部尚書致仕太宗卽位就加禮部尚書卒年七十六爲人美風儀善談名理事晉有直聲嘗論駁將張彥澤暴殺從事張式請置之法不報然利口喜譏嘗執政大臣懼其構訥故多曲徇其意

劉熙古字義淳宋州寧陵人唐相仁軌十一世孫祖寶進汝陰令熙古通易詩書春秋子史後唐長興中舉三傳獻春秋極論二篇演論三篇知貢舉和凝甚加推賞擢第館於門下清泰中驍將孫鐸表金州從事晉天福初鐸移汝州又辟以隨熙古素善射有鄂集戟門引弓一發貫之鐸喜令勿拔矢以旌其能調補下邑令俄爲三司戶部領永興渭橋華州諸倉制置發運使仕漢爲盧氏令周廣順中改亳州防禦推官歷澶州支使秦鳳

平爲秦州觀察判官改宋州節度判官太祖禪位召爲左諫議大夫知青州車駕征維揚追赴行在建隆二年詔制置晉州權砮增課八十餘萬緡乾德初遷刑部侍郎知鳳翔未幾移秦州境多寇患至則諭以朝廷恩信取蕃部酋豪子弟爲質邊鄙以寧轉兵部侍郎徙知成都六年就拜端明殿學士開寶五年叅知政事賜銀鞍名馬歲餘足疾求解進戶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四贈右僕射熙古性淳謹雖貴顯不改寒素登朝三十餘年未嘗有過嘗集古今事迹爲歷代紀要十五卷精於小學作切韻拾玉二篇摹刻以獻詔付國子監頒行之兼通陰陽象緯之術作續聿斯歌一卷六壬釋卦序例一卷子蒙正字熙正善騎射以廕補殿直遷供奉官征江南命乘傳赴軍方攻潤州值盧絳以舟師來援白部署丁德裕分精甲百人出戰矢中左脇

戰愈力遂下其城獲知州劉澄監軍崔亮部送闕下嶺南陸運
香藥入京詔往規畫還掌朝服法物庫會重製緡衣鹵簿多其
規式太宗創設內藏庫卽命典領由副使至使二十餘年真宗
改如京使出知滄冀磁三州卒年七十二 蒙叟字道民登甲
科歷岳宿二州推官薦授太子中允知乾興拜監察御史秦王
子德恭判濟州命爲通判專決郡事遷右補闕累起居舍人戶
部鹽鐵判官屯田郎中歷知廬濠滁汝四州咸平中上疏陛下
已周諒陰方勤萬民望崇儉德恪守前規無自矜能無作奢縱
厚三軍之賜輕萬姓之徭使化育被於生靈聲教加於中外且
萬國已觀其始惟陛下慎守其終則天下幸甚上嘉之俄以都
官郎中直史館車駕北巡令知中官名表獻宋都賦述國家受
命建號之地宜建都立宗廟時雖未遑後卒從之改職方郎中

景德中拜太常少卿卒年七十三平生好學善屬辭著五運甲子編年曆三卷子宗儒太子中舍宗弼宗誨並進士及第

魚崇諒字仲益初名崇遠由岐居陝自幼能文弱冠辟後唐明宗相州從事卽位表爲記室清泰初任陝州司馬仕晉歷侍御史屯田員外郎知制誥漢祖拜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周祖踐祚書詔繁委皆出其手廣順初加工部侍郎俄轉禮部復爲學士以母老求解官歸養賜告侍母陶穀乘間譖之以爲怨望世宗頗疑之詔許歸陝入宋迄太祖朝不起太宗卽位詔授金紫光祿大夫兵部侍郎致仕卒

字成文由南陽徙居河南幼好學有才藻晉開運進士桑維翰見其人美風儀善談論大加器重妻之以女解褐校書郎直昭文館遷秘書郎充鹽鐵推官歷左拾遺禮部員外郎史館

修撰出爲洛陽令秩滿改吏部周恭帝初仍右司員外知制誥
建隆二年轉祠部郎中會陶穀高錫黨於張去華以沮澹去華
自陳願與澹及盧多遜蘇頌校其文藝駁定優劣太祖立召發
策並試於講武殿澹所對不應策問責授左司員外郎未幾通
判秦州兼海陵鹽監副使怏怏不得志對平通判梓州歷官釐
務所至皆治晚年附會盧多遜方再獲用復祠部郎仍知誥權
直學士院開寶中長春節攝殿中監賜金紫終點檢三司事年
五十六無子命中使護葬

高錫字天福河中虞鄉人家世業儒幼穎悟能屬文登漢乾祐
進士王晏鎮徐州辟掌書記顯德初爲蔡州防禦推官上書不
報宋初棄官歸建隆五年以書干范質奏爲著作佐郎遷監察
御史拜左拾遺知制誥加屯田員外郎乾德初賜緋太平興國

八年卒 兄子冕字子莊顯德中詣闕上書稱旨授將仕郎右補闕宋初由都官員外累至膳部郎中出知益州卒年五十贈右諫議大夫錄其子垂休固始主簿

劇可久字尚賢范陽人素沉毅方正明於律令與馮道趙鳳爲友後唐同光初補徐州司法以幹職聞由大理評事遷寺正仕晉歷殿中少監太子右諭德大理少卿賜金紫周廣順初復爲大理卿世宗以刑書復古條目繁細難於檢討前後勅格重互亦難詳審命以朝廷所用律十二卷律疏三十卷式二十卷令三卷開成格十卷大中統類一十二卷後唐以來至漢末編勅三十三卷命可久及御史張湜率汀郎中鄧守中王瑩賈玘博士趙礪李光質大理蘇曉中允王仲編集新格勅成部帙律令有難解者就文訓釋格勅有繁雜者隨事刪削其有矛盾相違

輕重失宜者盡從改正候畢日委御史臺尚書省四品以上及兩省五品以上官叅詳可否送中書門下議定從之五年書成凡三十卷名曰刑統頒之天下與律疏令式並行建隆三年告老卒年七十七在廷尉四十年用法平允以仁恕稱

蘇曉字表東武功人父瓚仕後唐歷秘書少監長興初曉辟鄧州從事漢祖表爲觀察支使入周爲大理正宋初權大理少卿曉文少恩當時日爲酷吏乾德三年出爲淮南運使諫權斬黃舒盧壽五州茶鹽十四場規其利歲入百餘萬緡開寶中遷司勳郎中發供備庫使李守信市木秦隴開盜官錢命案之併得其遺妻父秦州通判馬適木筏以進籍其家餘所連及多至破產擢拜右諫議大夫賜金紫卒年七十三無子

趙逢字常夫媼州懷戎人父崇事劉守光爲牙校莊宗遣周德

咸平幽州被誅時逢尚幼德威錄爲部曲令與諸子就學久之
遊學河朔漢乾祐中登進士甲科授秘書郎直史館周廣順中
歷左拾遺右補闕世宗遷禮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宋初拜中書
舍人乾德中授都官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改判昭文館充
樞密直學士蜀平出知閬州部內盜賊攻城防禦有功遷給事
中權知貢舉征太原爲隨軍轉運使開寶八年卒逢性剛直有
吏幹數歷清近所至有聲然傷慘酷又言多詆訐縉紳畏之目
爲鐵杵子子極三班借職

崔頌字敦美偃師人父協後唐門下侍郎平章事頌幼喪母爲
外祖母所鞠以廕補河南巡官歷開封簿鄧州錄事叅軍上書
言事桑維翰奇之擢左拾遺漢初加初散階世宗鎮澶淵以爲
觀察判官賜金紫宋初判國子監會里修國學建隆三年夏始

會生徙講說太祖遣中使賜以酒果每臨幸名講論語及經義
應答無滯郊祀攝太僕升車執綏上問以一時典禮占對閑雅
上甚重之乾德六年卒年五十爲人好談諧善筆劄受命書世
宗謚冊文時稱道麗篤信釋氏子晚至太子右贊善大夫、贈
字文炳登雍熙進士雅有士行累爲屯田員外郎三司戶部判
官景德中上語宰相周王元儼年少尤資贊導聞崔臧性純謹
庶有裨益因召對遷都官員外郎充記室叅軍賜金紫遷兵部
郎中出知河中府轉太常少卿將作監卒

和峴字晦仁父凝始生峴凝入翰林加金紫又知貢舉喜曰平
生美事併集因名三美七歲廢千牛備身遷著作佐郎乾祐初
加朝散階父憂服缺拜太常丞建隆初授博士從祀南郊贊導
乘輿進退閑雅太祖問知闕閤拜刑部員外郎仍判太常寺乾

德元年冬至有司復請祀吳天上帝。詔議其禮。峴言祭義戒於煩數。罷之二年。議李明孝惠神主舊禮。言二后同廟之文無各殿異室之說。今同祔別廟。宜共殿別室。孝明嘗母儀天下。宜居上室。孝惠止以追尊當居次室。從之。三年。初克夔州。命通判州事代還。獻議是歲十二月十四日戊戌臘。有司以七日辛卯蜡百神。詔正之四年。南郊建議望燎位置燔火。又依舊典。宗廟殿庭設宮縣三十六架。加鼓吹熊羆十二案。朝會登歌用五瑞。郊廟奠獻用四瑞。迴伏至樓前。奏采茨之曲。御樓奏隆安之曲。各用樂章。復舉唐故事。宗廟祭科外別設珍膳。用申孝享之意。又八佾。請用玄德升聞天下大定二舞。並從之。先是王朴竇儼考正律呂。未有繼其職者。會太祖以雅樂聲高。詔峴講求其禮。以均節之。峴請以司天臺景表石尺爲準。取王朴所定尺校之。短

於石尺四分尺。依古法別造新尺。使工人較其藝。比於王朴所定差一律。自是八音和暢。上甚嘉之。樂器中有义手笛。上欲增入峴令樂工調品。與衆音和協。詔賜名拱辰管。備於樂府。開寶初。遷司勳員外郎。歷知泗晉二州。判吏部南曹。江南平。受詔采訪太宗遷主客郎中。太平興國二年。知兗州。改京東轉運使。峴素性苛刻。鄙吝好殖財。復輕侮人。判官鄭同度節度劉遇奏其以官船載私貨販易。規利削籍。配汝州。六年復起爲太常丞。分司西京。端拱初。賀耕籍表。因奏所著奉常集五卷。秘閣集二十卷。注釋武成王廟贊五卷。上嘉之。復授主客郎中兼禮儀院事。卒年五十六。弟礫字顯仁。未成童。教誦詩賦。輒記不忘。試爲詠物四詩。頗有思致。凝歎賞之。語峴曰。礫他日必以文顯。弟吾老不及見。汝善保護之。登太平興國進士。釋褐霍丘簿。雍熙初。

轉大理評事知崇仁縣轉運楊緘薦其才幹移知南昌代還刑部奏爲詳覆官遷光祿丞因旋所取古今史傳聽訟斷獄辨雪冤枉等事著爲疑獄集益增事類分爲三卷以上併獻所著文賦五十軸召試中書擢太子中允淳化初又上擬所註古今孝弟集十卷遷直集賢院賜緋魚三年春獻觀燈賦詔付史館遷右正言廷試貢士預考校作歌以獻上稱賞之時摹印儒行篇賜及第人并三館臺省官皆上表謝蒙與張洎尤稱上旨因語李昉曰如蒙宰相子勤學自立有文章能荷構蓋不多得擢知制誥進水部員外郎知理檢院至道元年賜金紫與王旦同判吏部銓暴卒年四十五上聞驚歎賙賙加等遣中使就家問狀并恤其孤授子珙大理評事徵補齋郎生平因目眊不得居翰林近侍嘗好修飾容儀自五鼓張燈至辨色冠帶方畢每草制

必精思討索而後成弟舉由三班奉職淳化中獻文求試授大理評事

賈黃中字媯民唐相珣四世孫父玘字仲寶晉天福進士仕宋歷水部員外郎知浚儀縣通判鎮州性嚴毅遇有士夫子弟來謁必諄諄誨誘之葬鄉黨羣從十五喪教育婚嫁孤貧不自給者黃中幼聰悟方五歲每旦父命正立展書謂之等身書課六歲舉童子科七歲能屬文觸類賦詠玘嘗令蔬食俟紫成乃得食肉十五舉進士授校書郎集賢校理遷著作佐郎直史館建隆三年轉左拾遺補闕開寶八年通判定州以多識典故判太常禮院每詳定禮文損益得中號爲稱職嶺南平出爲採訪使廉平直恕遠人便之還奏利害數十事皆稱旨會克江表選知宣州歲饑民聚爲盜相俸造廩全活甚衆仍設法弭盜因悉解

去太平興國初授禮部員外郎知昇州爲政簡易部內甚治府署一室局甚固黃中啓視得金寶數十櫃皆李氏閣中遺物卽表上之上謂侍臣曰此亡國之寶非黃中廉將汙法害人矣賜以錢三十萬父憂起復以文學高第薦召試中書轉駕部員外知制誥八年同知貢舉遷司封郎中充翰林學士上時召見訪以得失對曰思不出位軍國政事非臣所知上益重之雍熙二年知貢舉俄掌吏部選除擬官吏品藻精當端拱初改中書舍人二年兼史館修撰再典貢部多簡寒俊淳化二年拜給事中叅知政事母王氏有賢德上召見命坐諭曰教子如是可繼孟母矣作詩以賜錫賚甚厚一時文行之士多黃中所薦引然未嘗自言人亦莫之知也性謹厚過於畏慎寡所建白中書政事頗多留滯不決四年冬罷守本官明年出知襄州改澧州因戒

以小心翼翼君子當然若太過則失大臣之體黃中頓首謝上
因謂侍臣曰朕念其母老然與之語甚明敏黃中終日憂畏必
先母而老矣至道初儲宮建擇大臣德望以爲賓友特拜禮部
侍郎兼秘書監詔令赴闕年五十六遘病而卒母尚無恙果如
上言贈禮部尚書上聞其家素貧別賜賻贈母入謝又賜白金
令勿以諸孫爲念朕當不忘黃中端重守法廉白無私耽嗜文
史多知臺閣故事談論亶亶聽者忘倦有文集三十卷五子守
謙雍熙二年進士守正獻文名試後爲虞部員外郎守約國子
博士守文殿中丞守訥右贊善大夫

李穆字孟雅開封陽武人陝州司馬成秩之子幼有至行路得
遺物必訪主歸之從王昭素受易盡究其義登顯德進士郢汝
二州從事遷右拾遺宋初通判洋州剖決滯訟庭無留獄移陝

州坐調郡租輸河南不卽應命免官時弟肅爲博州從事將母就居兄弟相與講學意泊如也開寶五年召爲太子中允明年拜左拾遺知制誥五代以還詞令多尚華靡至穆獨用雅正悉矯其弊與盧多遜爲同門生太祖嘗問穆性仁善辭學之外宜無所豫多遜舉穆操行端直臨事不易節仁而有勇者上曰吾當用之時將有事江南部分已定未有發兵之端使穆往召李煜入朝穆至諭旨煜辭疾言事大朝以望全濟今惟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國王自處之以吾料朝廷甲兵精銳物力雄富恐不易當其鋒宜熟思之無貽後悔使還言狀上以所論要切江南亦謂其言誠實太平興國初轉左補闕兼史館修撰判館事面賜金紫從征太原還拜中書舍人預修太祖實錄賜衣帶器幣坐爲秦王廷美草朝辭笏記責授司封員外郎八年同知貢

舉上御崇政殿親試進士見其類粹憫之命復舊官遷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剖判精敏猾姦無所貸豪右權貴莫敢干以私上益知其才擢左諫議大夫叅知政事自左授至大用不及周歲九年正月暴感風眩卒年五十七上泣語近臣曰穆國之良臣朕方倚用遽茲淪沒非斯人不幸乃朕之不幸也贈工部尚書穆質厚忠恪未嘗見喜愠謹言慎行所爲純至無有矯飾性至孝母嘗臥疾動止轉側必親自扶掖以稱母意坐事時給以牽詔勒獄臺中及爲省郎亦不以白母每隔日陽爲入直自責授暨於牽復母終弗之知居喪哀毀幾至滅性工篆隸并書常晦其事善談名理深信釋典接引後進多所薦達所著文章多不留藁子惟簡亦多材藝廕授將作監丞性冲澹不樂仕進家居二十餘年人多稱之真宗素聞其履行祥符中召拜太子中

允加太常丞卒贈錢十萬孫郊將作監簿至太子舍人 肅字季雍七歲誦書知大義爲詩往往有警語登甲科歷濮博二州從事保靜軍節度推官嗜酒早卒嘗作大宋樂章九首取九成九夏之義以頒國家盛德其文甚工又作代周願答北山移文弔幽憂子文病雞賦意皆有所規諷

安德裕字益之一字師臯河南人節度使重榮之子生而未甚遇重榮兵敗乳母抱逃水竇中爲水兵所得執以見軍校秦習因與父舊匿之冒姓秦氏自孩提卽喜筆硯遇文字輒誦讀習異之俾就學博貫文史尤精禮傳嗜西漢書習卒行三年喪後還本姓與以縹裝却曰斯秦氏之蓄於我何有丈夫自當樹立功名豈屑屑於是耶聞者高之開寶二年登甲科調歸州軍事推官歷大理寺丞著作佐郎太平興國中累遷秘書丞知廣濟

軍城新建令作記及圖經三卷優詔褒獎八年改太常博士通判秦州就知州事雍熙初遷主客員外郎通判廣州未行李昉言其有史才卽以本官直史館端拱初改金部員外郎淳化初知開封縣會備三館職改直昭文館三年春與梁周翰並充廷試考官上顧宰相此皆有聞之士老於郎署並賜之金紫俄遷司動員外郎作九絃琴五絃阮頌以獻上稱其詞彩古雅至道三年轉金部郎中出知睦州還判太府寺咸平五年卒年六十三德裕性介潔以風鑑自負王禹偁孫何初遊詞場力爲延譽何乃其首選然酣飲太過故不被獎擢有集四十卷子守亮開寶五年及第

弘簡錄卷一百二十四

終